

[文章编号] 1003—4684(2019)06-0049-04

《中庸》断句,千古一憾

张之权

(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近两千年来,对于《中庸》第 20 章的一处文字,学者们都是这样断句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此种断句将“圣人也”断入上句,并入“天道”里去了,百般解释都不通。如将这三字断入下句,变成“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内容合理,但是破坏了原文复句排比的格式,也欠妥当,陷入了两难境地。这可能是由于错简和漏简造成的,只要补齐和调整几个字,矛盾就解决了。做法是将原文中“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挪移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后面,而在原处补上“诚之者”三字,下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那一段,矛盾就合情合理地解决了。

[关键词] 中庸;断句;两难;调整;错简

[中图分类号] B222.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古籍,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句读问题是由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解决的。对于同一处文字,不同读者的理解不同,断句也不同,于是产生了歧义。这样的事例时有所见。而因为一个断句之不当,使中国学术界近 2000 年来陷于迷雾之中不能自拔者,莫过于《中庸》。令人遗憾的是,古今学者们在这个错误的断句面前,大多将错误当香饽饽,各自使尽浑身解数,为它打扮,百般解释,花样翻新,以图自圆其说,结果是一个句子说成百人百样,蔚为大观。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中庸》这样一个断句问题。现将自己的一孔之见呈现于学界面前,与大家切磋。

1 第一个矛盾

《中庸》第二十章有这样一段话: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这段话中,有两个明显的界限,一个是“诚者、诚之者”的界限,一个是“天之道、人之道”的界限。如果照顾了“诚者、诚之者”的界限,则势必破坏了“天之道、人之道”的界限,反之亦然。

学者们的断句,从汉朝开始,到孔颖达、朱熹直至现代绝大多数学者,都是照顾了前者,放弃了后者。他们的处理是: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这种断句的特点是将“圣人也”三字断入了上句,照顾了“诚者、诚之者”排比的句式。为了看起来显目,将它作如下排列: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笔者所读到的现今各个版本,99%以上都是这样处理的。但这样处理明显违背了“天道、人道”的界限,硬生生地将“圣人”划到天道里去了。这样处理明明是无法解释的,巧就巧在学者们偏要硬着头皮解释,将这个耙耙捏圆,颠来倒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各尽其妙,五花八门,其结果自然是莫衷一是,叫人哭笑不得。

关于“99%以上”注释者的问题,意在说明总还是有人未随大流采取了不同的断句方法。笔者 1998 年曾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书籍中,读到过一本《中庸》注释本,它将“圣人也”三字断入下句成为:“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只作了这样处理,没有任何解释。我近三十年只读到一本这样处理的,与我的意见相合。后来我再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这本书,我还到北京图

[收稿日期] 2019—01—15

[第一作者] 张之权(1933—),男,湖北仙桃人,湖北工业大学副教授(已退休),研究方向:中国革命史、《四书注释》辨析

书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和广东省图书馆找过,也都没有发现这个本子。但此书是确实存在的,是1927年广益书局出版的。

以下举几个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1.1 孔颖达

首先要客观地指出,孔颖达之前,郑玄做得最好。虽然他也是将“圣人也”断入上句,但没有多说什么,只写了14个字:“诚者,天性也。诚之者,学而诚之者也。”^{[1]1689}这个注,文字不多,但比较忠于原著精神。

到孔颖达手上,就变得莫名其妙了。他为了自圆其说,文字冗长,反反覆覆,自相矛盾。他在《礼记注疏》的《中庸注疏》里写道:

“至诚之道天之所以性也,则人当学其至诚之性,是上天之道不为而诚,不思而得,若天之性有生杀,信著四时,是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言人能勉力学此至诚是人之道也,不学则不得,故云人之道。”// (此符号为笔者所加)“‘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者’,此覆说上文诚者天之道也,唯圣人能然。谓不勉励而自中当于善,不思虑而自得于善,从容间暇而自中乎道,以圣人性合于天然之道,故云圣人也。”^{[2]1690}

这段话毛病在哪儿呢?在“//”之前的上半段,他将天道、人道是分开的,是“上天之道不为而成不思而得”,人之道是“不学则不得”,这样讲是对的,思路也是清晰的。在“//”之后的下半段,他将“圣人也”三字断入上句,就推翻了他上文的解释,他说: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者’,此覆说上文诚者天之道也,唯圣人能然。谓不勉励而自中当于善,不思虑而自得于善,从容间暇而自中乎道,以圣人性合于天然之道,故云圣人也。”

这样一来,就人为地将天道、人道捏合在一起了。这乃是学者们在这样一个断句面前,无可奈何的典型表现。

1.2 朱熹

朱熹又是另一番说法,他和孔颖达的解释不仅风格迥异,而且对原文的理解又有不同。他说: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人事之当然也。”“不勉而中,‘安行’也。不思而得,‘生知’也。择善,‘学知’以下之事。固执,‘利行’以下之事也。圣人之道,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所谓人之道也。”^{[3]45}

这一段解释,表明朱熹是一位摆学术迷魂阵的大师。《中庸》原著里,在这一段话之前,有关于“天下之达道五”及“天下之达德三”的文字,在彼处有“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的论述,这些论述,用今天的语言都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它们都冠以“或”字,是一个论述体系(或曰论述套式),不能像朱熹这样随便拎出来,左一个“安行”,右一个“生知”,将其割裂而没有任何说服力。

不管他怎么巧圆其说,他还是说到了“圣人之德,浑然天成,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说不清楚了,就武断地来一句“圣人之德”“也就是天之道”,这不是很滑稽吗?

1.3 现代学者

现代学者,解释比较直白,但也是矛盾很多,如译注《四书》比较权威的杨伯峻先生也未能例外。他的《白话四书》里是这样说的:

“诚,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使自己做到诚,是做人的法则。实行诚的自然法则,不必勉强而事事合于中道,不用思虑而能得到所求之理,从容不迫地做到事事合于中道,这是圣人。使自己做到诚,就是要选择善良的要义而紧紧把握着。”^{[4]23}

这段解释最直得称道的,是杨先生指出了“诚,是宇宙的自然法则”,远远超越了朱熹,而合于《中庸》原著精神。但是,接下来杨先生也翻译不下去了。原文中和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相对应的“诚者”,自然是下一个“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可是它后面有一个“圣人也”的尾巴,这就把杨先生难住了。他也同样出于无奈,为了自圆其说而故意混淆概念,在“诚者,不勉而中”的部位,改用了“实行诚的自然法则”一语,从而改成了人之道。这实际上是偷换了概念,只有这样做才能将“圣人也”三字捏合进去。这样做的人不止一个,都是无可奈何的行为。我读过台湾、香港十多个注释《中庸》的本子,大陆的也读了若干个注释本,没有一个是能解释通达的。虽说是百人百面,各不相同,但在最核心的地方各人立场又惊人的一致,就是将“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均看成圣人的品质,众口一辞,这就暴露了学术界严重的唯心主义作风。

这样做,有三个关通不过。

第一,世上根本就没有“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一个也找不出。事情是相反的,只有那些比别人更勤勉,思虑更周详,行道更谨慎的人才能成为圣人,这才是合乎情理的认识。

第二,公然违背了孔子的主张。孔子明确主张,任何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81},他说自

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4]140},从来没有说过可以“不思而得”的话。对于道,他主张积极追求,《论语》收录了他的言论:“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4]72},“朝闻道,夕死可矣”^{[4]100},“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100},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勉而中”、“从容中道”的描述。学者们一方面维护儒家学说,一方面置最为熟悉的儒家祖师的言论于不顾,容忍和迁就极为明显的学术矛盾,维护与违背并存,竟达千年以上!

第三,《中庸》自身的论述也不支撑这种错误的注解。

《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4]32}按照我们注释家的说法,圣人是“不思而得”的,怎么会“有所不知”呢?在这些矛盾面前,我们的注释家是搪塞不过去的。

另外,学者们对于“诚者、诚之者”的各自内涵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是差别很大的,有的人基本上没有弄清《中庸》的哲学思想脉络,勉为其难地注释这一段,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的。对于这个问题,文献^[5]有过较为系统的说明,不再赘述。

2 第二个矛盾

如果将“圣人也”三字断入下句,有合理的地方,也有矛盾。

这样断句就是: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这样断句的合理性有三:
第一,照顾了“天道、人道”的界限。
第二,“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句话符合《中庸》原文精神,可以从第七章和第八章获得毫不含糊的印证。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这是普通人的表现。

第八章: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这就是“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的表现。

第三,避免了“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的片面性错误。学者们没有认真思考:“择善固执”是“诚之者”很高的标准,这一点固然要肯定,但它不是“诚之者”的全部内涵,“诚之者”的全部内涵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里面,不是“择善固

执”。这一点,各位注释者都有“由学而诚”的认识,突出了“学”的地位,又因为整个问题是从“诚身”那里专门剔出来论述的,最后还要回到“诚身”那里去,所以,在“学、问、思、辨”之后,又加了一个“笃行”,这才是“诚之者”的全部内涵。单独地将“择善固执”作为“诚之者”的全部内涵是错误的。但如果将句子断为“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其中“圣人也”是主词,“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是独立句子,仅是一个表语,就淹没了那个错误的句子,也就避免了这一错误。

以上断句,在内容上是正确的,可以成立的,但是这样处理也有明显矛盾,就是破坏了原文复句排比的格式。原文是用了两个“诚者、诚之者”进行表达的,这样做,作者自有他缜密的考虑,一定有他的理由,我们不能不尊重。不尊重这一点,就有不合理的地方。

然而,如此一来,“圣人也”三字,断入上句不行,断入下句也不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3 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

古籍常有漏简和错简的现象。朱熹在解决漏简和错简问题上肯下工夫的,他曾补写了《大学》第五章,调整了郑玄《中庸》的章节。但是,他忽略了《中庸》此处的错漏问题,留下了遗憾。这可能与他过于强调“圣人之德,浑然天理”有关。

从郑玄以来,学者们对“诚者”认识各有不同,但对于“诚之者”认识比较趋于一致,就是郑玄说的“诚之者,学而诚之者也”,孔颖达说“不学则不得”,朱熹说“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大家都强调了由学而诚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圣人也”后面被漏掉了。

“圣人也”后面不是有“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的表述吗?但这句话不对,笔者在上文已涉及到,“择善固执”不是“诚之者”的全部内涵,它未能反映出郑玄等人指出的由学而诚的意思,只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才是诚之者的全部内涵。因此,应该在“博学之”的前面,补入“诚之者”三字,而将“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挪移到下文的“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后面。这样一来,既补了漏简,也调整了错简,就都变得合情合理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一段的正确编排如下: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诚之者,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

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这是最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中庸》原文在文字上对此是有照应的,“果能此道矣”中的“此道”二字,指的就是“诚之者,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人之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朱熹也指出了“此‘诚之’之目也”^{[4]45},只是他死守圣人之德就是天道的腐儒立场,未能再前进一步解开这个疙瘩。

[参 考 文 献]

[1] 郑玄. 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 [M].台湾:新丰公司出版,2001:1689.
[2]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 [M].台湾 新丰公司出版,2001:1690.
[3] 朱熹. 四书集注 [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7:45.
[4] 杨伯峻. 白话四书 [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9.
[5] 张之权.《中庸》哲学意义溯源[J]. 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7,32(6):69-78.

The Punctuation of Zhongyong: Regret for All Ages

ZHANG Zhiquan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For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scholars have been consistent in punctuating the following part of Chapter 20 in Zhongyong (or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Sincerity is a heavenly path; the pursuit of sincerity a principle of humanity. A person born with sincerity needs not to be forced into it, or to think before owning it, for such a person, naturally walking the heavenly path, is a saint. To be sincere, one must choose benevolent goals to accomplish." Punctuating the passage in this way causes "a saint" to be separate from the final sentence of the quoted passage, thereby attributing the phrase to "the heavenly path," which results in a dead end for any effort to explain the entire passage satisfactorily. If we, instead, place "a saint" in the final sentence, enabling it to go as follows "A saint, naturally sincere, chooses nothing but benevolent goals to accomplish" the whole passage would make better sense, although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placement seems to have improperly broken up the consistency of parallelism. This dilemma may be resolved if we understand that there might have been missing or misplaced bamboo strips when the original text was put together, and if a few words are added or a few existing words adjusted. For instance, by moving "A saint, naturally sincere, chooses nothing but benevolent goals to accomplish" to after the subsequent phrases "wise though foolish; strong though weak" and in the same place adding the phrase "a saint," followed by "Study broadly, examine carefully, think deeply, discern profoundly, practice universally." As such, all the contradictions get resolved.

Keywords: Zhongyong; punctuation; dilemma; adjustment; misplaced bamboo strips

[责任编辑:张岩芳]